互动与共生：文化自信自强驱动图书馆学价值再发现

秦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图书馆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基因，在与文化互动共生的发展进程中彰显了专业价值。文章采用纵向分析、对比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从动因、基础和指向 3 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的逻辑关系，梳理中国图书馆学与文化共生过程中面临的定位模糊、能力弱化和体系不全等主要问题。面向文化自信自强的学科发展环境和现实要求，应通过重塑学科制度、深挖知识基因、提升核心能力和增强影响力等策略，驱动并实现图书馆学价值的再发现。

关键词：文化自信自强；图书馆学；学科价值；互动共生

Interaction and Symbiosis: Rediscovering the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Driven b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QIN Sh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Library science possesses profound cultural genes and showcases its professional value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with culture. This article employs ver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inductive deduction to explore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encompassing three dimensions: motivations, foundations, and directions. Additionally, it highlights the main challeng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symbiosis betwee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culture, including issues of unclear positioning, weakened capabilities, and incomplete systems. In light of the discipline’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resilience, as well as the demands of the present reality, strategies such as reshaping disciplinary frameworks, delving deeper into the knowledge domain, enhancing core competencies, and amplifying influence ought to be pursued. These endeavors will propel and actualize the reemergence of library science’s inherent value.

Key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library science; disciplinary value; interactive symbiosis

1 引言

文化关乎国家兴衰与强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十年，中国图书馆学浸润于国家公共文化改革与创新发展的机遇中，获得了新动能，明晰了主方向。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引领并推动了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公共文化事业实现由高速到高质量的转型发展，法

制环境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更加牢固。“文化自信”首见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之中，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深化为“文化自信自强”，自信到自强，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实践过程。面向 2035 年和更长远的需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旋律，为图书馆行业和学科发展确立了指导方针。

图书馆学历来以文化传承为己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因。现有研究认为，公共文化与图书馆学有着天然联系[2,3]，并重点探索了如下几个问题：剖析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产生的文化影响及历史经验[4]；阐释图书馆学与文化凝聚力、吸引力、创新力、整合力和辐射力等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关联[5]；聚焦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文化转向，明晰现实困境及未来发展路径[6,7]；主张图书馆学可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理论支撑、实践指南，是重要的推动和保障力量[8]。图书馆学具有文化、教育、科学价值[9]，文化价值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图书馆学弱势地位难改、学科底蕴不足、学术团队较弱、教育机制落后等困境客观存在[10]，学科发展有弱化的趋势，与文化自信自强目标定位产生偏离的问题尚缺解决方案。

早在 2019 年 4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书》当中即指出，本学科要“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彰显图书馆学的社会价值”[11]。回首过往，图书馆推动文化自信自强有着服务全面小康的深厚实践底蕴；面向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也必将为图书馆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实践场域。系统考察与分析中国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与文化共生的困境，有助于找准本学科在“两个大局”中的历史定位，提升其服务文化自信自强的能力，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再现价值，这将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2 中国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考察

2.1 动因：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缘于行业需求

学科与行业发展是互动的，图书馆学的文化属性源自图书馆行业需求。图书馆负有文化使命，具有“社会记忆装置”功能。国际社会普遍将图书馆视为学术渊薮、知识宝库，将其功能定位于保存文化、延续文脉。IFLA/UNESCO 发布的《多文化图书馆宣言》（*Multicultural Library Manifesto*）指出“许多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从无到有，或进一步强化”，“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图书馆服务的侧重点应放在与信息、扫盲、教育及文化有关的关键使命上”[12]。在我国，2017 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中申明了图书馆“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职责，并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13]；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充分表明，图书馆具有“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功能[14]。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这要求在国家发展中始终保持图书馆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

文化是学科生成之根，服务是学科长久之源。我国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势头强劲，本学科理当回应行业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谋求人类文明进步的需求，在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增强专业能力。一方面，国家明确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定地位，有利于扭转学科的弱势地位，扩大专业人才需求；另一方面，面向更宽广的公共文化实践场域，不仅丰富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的渠道，也有利于提升学科自信、塑造专业精神、培育职业情感。在现代文化变迁中，图书馆逐渐被明确为一种文化制度，图书馆学教育成为制度体系设计的重要一环。有学者[15]对面向 2029 年的图书馆学前景作出预测，受访者认为其在服务社会过程中将主导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养大批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可见，以公共文化为内核，以文化轴为驱动[3]，是推动图书馆学可持续发展并反哺行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动能。

2.2 基础：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具备专业优势

中国图书馆学既根植于文化，又作用于文化，有着突出的文化价值[9]。图书馆学的专业特质集中体现在重视人文、强调实践、关注社会等方面[16]，与文化互动是本学科的专业优势。实质上，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越来越根植与文化土壤，在公共文化发展和研究中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例如，2007-2018 年间公共文化相关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与图书情报相关的约占 30%，图书馆学产出公共文化方面的学位论文约占总量的 10%，研究性专著出自图书情报领域的约占 14%，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图书馆学的所属一级学科立项数占比分别为 32%和 24%[2]；另有证据显示，我国以图书馆为主体申报的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占了 75%[17]。由此可见，本学科在完善公共文化理论和知识体系、开展专业化教育等方面具备突出优势。

图书馆学是唯一以推动知识和文化的公益性传播利用为使命的学科，始终关注公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的保障，重视图书馆精神、价值、权利、用户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图书馆学有自己特有的专业伦理，包括平等服务、高质量服务，这些已经得到广泛共识[18]。1920 年以来，图书馆学延伸发展出档案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在公共文化领域发挥着不可代替的独特作用，一直是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群的领头学科。2023 年 3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达成共识，“学科体系以信息资源管理核心知识、技术、理论为骨干，下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共 11 个二级学科，打造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科群、数据管理相关

学科群、公共文化相关学科群。保持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在一级学科中的地位”[19]，表明图书馆学在宏观战略层面将一如既往得到重视。新时代以来的图书馆发展表明，只有加强文化内涵建设，图书馆事业发展才能得到社会支持；图书馆学的文化内涵也是不断丰富的，从公共文化服务进入学科研究视野，再到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数字文化、数字人文等研究方向成为学科和研究的增长点，体现出本学科内涵和外延正不断扩充，社会和行业需求正不断牵引着专业优势的增强。

2.3 指向：以文化性彰显图书馆学的中国特色

图书馆学天然具有文化属性[20]。文化内涵性是对以往事业和学科改革发展经验的概括，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指引，体现出图书馆学的本质属性。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图书馆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1]，反之以文化性彰显图书馆学的中国特色则成为本学科化解各类风险、提升发展效能的重要面向。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是不断生长和发展、开放的体系，具备特有的文化渊源、现实国情、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22]。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图书馆学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构筑学科竞争力的内核；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架构下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具备开放自信的特征。

传统与文化都不会被割断，而是一种延续的、积累的、面向未来的过程[18]，守正创新方能终显特色。建设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呼声和行动已有一个世纪有余，以梁启超、金敏甫、吴慰慈等为代表的几代学人接续探索[23]，形成了一些经验：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立足中国现实和国情打造理论和实践方案，以自主知识体系传递中国话语，等等。构建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兼具的学科体系，关键在于坚定文化自信[24]。我国一些高校已将图书馆学创新发展的突破点放在增强专业的文化性上，走适合自己的自主发展道路。例如，武汉大学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的社会科学试验班——数字文化试验班（本硕博贯通），新增大数据与文化、智慧图书馆原理与技术等多门实验性课程，对标国家文化数字化、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18]，为图书馆事业培养兼具人文与技术素养的领军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形成本硕博一体化数字人文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起教学、科研和实践三位一体的建设框架[25]；中山大学坚持以文化自信为引领、以文化需求为导向、以文化发展为重心，调整培养理念、模式和方式，探索了面向国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图书馆学“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6]。实践充分表明，有别于西方以信息符号为中心的图书馆学发展趋势，建设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必须抓住文化符号这一重心。

3 中国图书馆学与文化共生的困境梳理

3.1 支撑国家战略，与文化共生的定位模糊

21 世纪以来，国家发布实施了文化强国、文化数字化以及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在为图书馆行业提供战略遵循的同时，也对图书馆学发展提出了“形成与文化共生的有机生态”的新要求。文化自信自强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如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导思想即为“坚定文化自信”，主要目标是“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26]，图书馆学应当有以此为向的行动自觉；公共文化服务从“保基本”向“高质量”的目标转变，深刻体现出国家宏观层面的文化发展规划转向，也需要图书馆学进行科学调试。然而，李国新[2]、程焕文[6]、陈传夫[18]、柯平[23]等学者暨一线教师皆强调，图书馆学发展未能适应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要求；业界也存在一级学科更名可能导致学科定位模糊，打破学科与事业互动平衡的隐忧[16]。图书馆学是规模较小、地位较弱的学科，全国相关培养单位中独立设立院系的仅约占 21%，其余散布于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历史、计算机科学等学院之下[27]，相较于国际上，独立设院的比例也较低[18]，这与学科战略地位名不符实。从供需结构上来看，近年来，美国 ALA 认证的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硕士年均毕业生在 6000 人次以上，在校生近 2 万[28]，我国每年招收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数量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如表 1 所示，图书馆可获得的专业毕业生数量中，中国不足美国的 1/3，面临专业人才培养滞后于行业需求、落后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要求等问题[18]。

表 1 中美图书馆学面向行业的人才供给情况

中国	2021 年公共+高校图书馆数量[29,30]	2021 年图书馆学本硕博招生人数[31]	每个图书馆可获得的图书馆学学生人数
	6,227	898	0.14
美国	2019 年公共+学术图书馆数量[32]	2020 年图书馆学学位授予人数[33]	每个图书馆可获得的图书馆学学生人数
	12,754	5,894	0.46

支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要求持续解读学科内涵，在文化自信自强中锚定学科定位，以文化为内核推动学科高质量转型发展。2019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发出《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书》，图情档 39 青年学者论坛发起《学术共同体倡议》，分别强调要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新业态环境、职业环境、学科环境，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11]；主动承担国家文化传承与

创新重任，推进学科向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27]。学界提出的相关倡议直面现有困局，应当成为未来学科发展的行动指南。

3.2 适应变革趋势，与文化共生的能力弱化

当前，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复杂，信息化、市场化以及智能化变革的影响广泛，社会及行业的发展要求、服务需求、技术冲击使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图书馆学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彭斐章教授曾指出，判断图书馆文化自强的参照标尺为“能否抵挡住全球化、市场化的文化冲击；能否在众多的媒体文化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与权威”[34]，这同样适用于评估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职业的文化软实力。民国时期，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毕业生中在图书馆服务过的有 231 人，占总数的 94%[18]。在美国，获得 ALA 认证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成为大多数图书馆的职业准入门槛。2011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行业内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仅占 22.1%[35]；我国的高校图书馆中，2022 年事业编制馆员人才流失（辞职/调离）为新进人力资源的一半左右，职业的稳定性较弱[36]。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表明（见图 1），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长所占比例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21 年 79.8%的馆长为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37]。iSchool 联盟成员的院系名称、学位名称、课程名称和教学内容中已经难觅“图书馆”[6]，警示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不应迷失在信息化浪潮中，失去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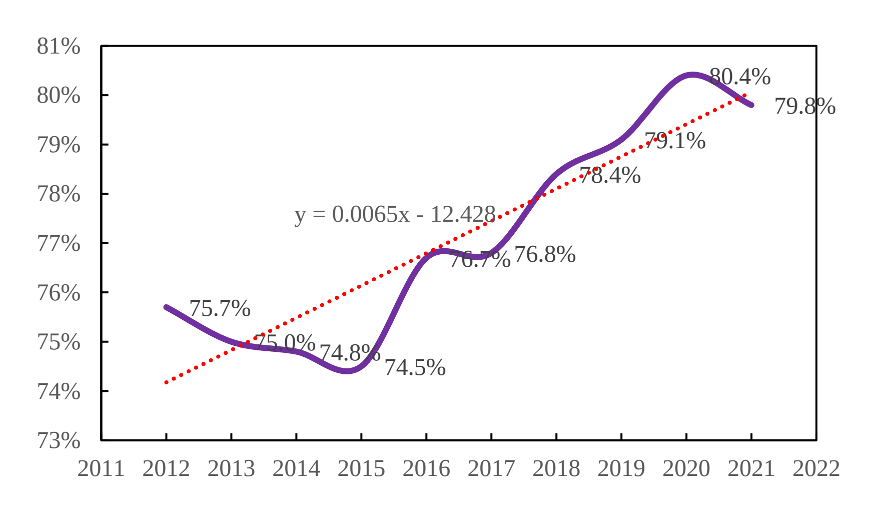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高校图书馆馆长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占比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王波、吴汉华、邵燕等编撰的《2021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详见：http://www.scal.edu.cn/.

为适应公共文化行业的多元发展需求，图书馆学教育必须走以凝练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专业化道路，关注职业弱化的现象，提升与文化共生的能力。我国图书馆学弱化已有充分证据，如专业教育存在逆流现象、掘墓人现象和去图书馆化现象[38]，所属一级学科在拓宽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时忽视了图书馆学的文化载体属性[3]，图书馆学研究存在有著述无思想、有潮流无方向、有方法无目标的问题[39]，图书文献作为概念根基、思想内核在追求时尚中可能被抛弃[9]，课程同质化倾向严重[20]、重“信息”轻“文化”[16]，学生的实践能力与专业认同感不足[6]，考生、教师、业界对学科所持立场和看法具有局限[7]，数字社会背景下专业的核心能力遭到削弱[40]，专业人才竞争力、专业认同和职业可持续性存在不足，毕业生较少选择去图书馆工作[18]，等等。与文化共生，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本质需求，这将有助于正本清源，重塑图书馆学发展的核心理念、精神和价值追求，在变革中保持专业定力。

3.3 聚焦中国特色，与文化共生的体系不全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体系由思想、理论、方法、课程、教材、人才等有机元素组成，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的统一体，以理论建设、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为体系建构的主要抓手。中国古代有图书馆，也有图书馆学，其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特性[41]，预示着本学科的知识体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虽然以谈有无、论优劣为特征的强制阐释和批判[42]，可能无益于学科自信自强，但若将重心放在理论原创上，则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比将有助于挖掘学科深层次的知识基因。囿于历史原因，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原创性不足，研究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简单移植的状况，广泛应用的文献增长、分散、计量和评价等理论均引进自早期外国学说，理论建构长期处在西方范式的主导之下。课程体系上，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图书馆工作、服务相关课程较少，使学生在就业方面难以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18]；教材体系上，我国图书馆学教材未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予以支持，部分图书馆学教材的理论先进性、自主性不足，理论基础多来自西方，文化自信欠缺，规范性不强，与学科调整不匹配。

西方模式可能不契合中国实际需要，更无法培养出自主人才，但不可否认其可为我国形成自主的发展方案提供参考借鉴。如表 2 所示，国际上尤为重视发展专门图书馆学，实现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向外延伸，是推动学科体系化、专业化和特色化发展，提升学科影响力的主要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43]，可见文化自信主要源于内生驱动。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学科自信的来源[23]，注重人类先进文化的注入则体现了学科包容和自信。从整体上

来看，我国图书馆学发展需要厘清发展阶段，重视现实不足，从中国历史中、现实情境中和人类先进文化中汲取学科发展的有益营养，增强图书馆学专业体系的覆盖面，提升知识体系的原创性，从世界中发现“中国”，实现学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表 2 国外专门图书馆学的体系化发展情况

主要标志 专业方向	院校	组织	期刊	专著
公共图书馆学（Public Librarianship）	华盛顿大学、圣荷西州立大学等	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PLA）等	《公共图书馆杂志》（*Public Libraries Magazine*）等	C.莫尔贝希（C. Molbech）的《论公共图书馆》、E.爱德华兹（E. Edwards）的《图书馆纪要》（*Memoirs of Libraries*），等
数字图书馆学（Digital Librarianship）	雪城大学、丹佛大学、圣约翰大学等	数字图书馆联合会（DLF）等	《国际数字图书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等	W.Y.阿姆斯（W. Y. Arms）的《数字图书馆概论》（*Digital Libraries*），等
医学图书馆学（Health Librarianship）	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	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MLA）等	《医学图书馆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信息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等	J.L.桑顿（J. L. Thornton）的《医学图书馆学：原则和实践》（*Medical Librarianship: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J.多伊（J. Doe）等的《医学图书馆实践手册》（*Handbook of Medical Library Practice*），等
法律图书馆学（Law Librarianship）	华盛顿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	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IALL）、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等	《法律图书馆杂志》（*Law Library Journal*）等	D.帕内拉（D. Panella）等的《法律图书馆学基础》（*Basics of Law Librarianship*），等
儿童图书馆学（Children and Younth Librarianship）	雪城大学、圣约翰大学、丹佛大学和哈佛大学等	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ALSC）等	《儿童与图书馆》（*Children and Libraries*）等	W.C.B.塞耶斯（W. C. B. Sayers）的《儿童图书馆》（*The Children's Library: A Practical Manual For Public, School, And Home Libraries*）与《儿童图书馆手册》（*A Manual of Children's Libraries*），等

主要标志 / 专业方向	院校	组织	期刊	专著
学校图书馆学（School Librarianship）	罗杰斯大学、博拉斯大学、查尔斯特大学、南澳大利亚大学等	国际学校图书馆员协会（IASL）、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AASL）等	《全球学校图书馆》（*School Libraries Worldwide*）、《学校图书馆研究》（*School Library Research*）等	长仓美惠子（Mieko Nagakura）和J.E.洛伊（J. E. Lowrie）的《学校图书馆：国际发展概况》（*School Librari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J.E.赫林（J. E. Herring）的《学校图书馆学》（*School librarianship (Outlines of modern librarianship)*），等
科学与专门图书馆学（Science and Special Librarianship）	华盛顿大学、圣荷西州立大学等	美国专门图书馆协会（SLA）、英国专业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协会（ASLIB）	《实用学术图书馆学》（*Practical Academic Librarianship: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LA Academic Division*）、《学术与专业图书馆电子期刊》（*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Academic and Special Librarianship*）等	SLA 年度出版物《特殊图书馆协会——前五十年，1909-1959 年》（*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Its First Fifty Years, 1909-1959*）、W.阿什沃斯（W. Ashworth）等的《专门图书馆学》（*Special Librarianship*）、《专门图书馆与信息工作手册》（*Handbook of Special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Work*），等
古籍图书馆学（Rare Books Librarianship，又称珍本图书馆学、善本图书馆学）	纽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长岛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珍本、手稿和文化遗产杂志》（*RBM: A Journal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eritage*）等	R.凯夫（R. Cave）的《珍本图书馆学》（*Rare Book Librarianship*）、M.V.克鲁南（M. V. Cloonan）的《珍本图书馆学最新趋势》（*Recent Trends in Rare Book Librarianship*）、S.K.加尔布雷斯（G. D. Galbraith）和G.D.史密斯（G. D. Smith）等的《珍本图书馆学：简介和指南》（*Rare Book Librarianship: An Introduction and Guide*）、A.卡林福德（A. Cullingford）的《特色馆藏手册》（*The Special Collections Handbook*），等

注：表中内容为作者自整理，“/”代指不详或无相关案例。

4 文化自信自强驱动图书馆学价值再现的路径

归纳中国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共生中的规律和经验，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导向，可以谋划本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探寻文化自信自强驱动图书馆学价值再现的逻辑进路。

4.1 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塑适配的学科制度体系

图书馆制度和教育制度被认为是文化制度的两极。图书馆学教育强则图书馆事业强，图书馆事业强则文化自信自强。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与体制的根基不牢，健全具备文化自信自强内蕴的学科制度是化解风险的关键，也是满足国家战略的现实要求。为此，要做好顶层设计，推进三大体系建设，以制度推动创新发展。

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自信自强要求，“行业-学科”共同体需通过优化学科制度来破解学科发展式微的风险。一方面，提升行业和学科在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制度保障基准，使之成为一种基本制度。探索建立具备基本性、强制性和稳定性为特征的图书馆基本制度，发展以文化为核心的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可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经验，建立健全图书馆职业认证制度，完善图书情报学科教育认可制度，提升图书馆职业权威[44,45]。通过立法和改革学会的方式，赋予专业组织引领行业发展的能力，明确图书馆职业的最低准入条件，如美国制定《图书馆学院最低标准》、ALA 具备学院和专业认证的能力，充分证实以法制提升图书馆学专业性、实现与行业融合的作用。结合我国国情，可探索由国家资格体系、行业资格体系、教育认可体系为主体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化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行业和学科协调发展功能；修订《图书馆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深化学科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适配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需求，完善现有学科体系，彰显图书馆学的教育、科学和社会价值。应将文化作为本学科发展的内核和增长点，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实现传统图书馆学的专业化再造，将本学科发展目标定位于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完善“大文化”背景下的学科理论、方法、课程和教材等元素构成，并重视以文化自信自强为动能，驱动现有学科体系中聚焦的以“人-技术-社会”构成的有机体实现价值升级和制度更新。重视守正创新，鼓励和支持学科外延拓展，但要关注和解决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其他二级学科对图书馆学肢解的问题[16]，如响应国家政策推进文化数字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26]，但不盲目将图书馆学下位类研究方向设立为其并列的二级学科。

4.2 面向新时代文化新使命，深挖自主的学科知识基因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46]。图书馆具有文化本质，图书馆学研究需要作出文化选择[47]。因此，本学科的研究和实践者应当从制度与社会等方

面考察，发展传统理论体系，探索构建服务文化自信自强的制度本体范式，挖掘学科知识体系的内蕴组成、发展机理，以及最深层次的知识基因的演化、发展过程。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具备“智慧与服务”的知识基因，回应新时代文化新使命，成为关联过去、面向未来的知识大图；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功用，则要以推动实现图书馆的文化、教育和信息使命为根本。因此，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理论，要研读经典、深入研究中国现实，坚定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自觉和自信，提升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能力。要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特征，推动学术理论中国化，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自主知识体系，并通过不断增加主干知识充实其内涵和外延。一方面，要树立问题意识，重视总结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进程中图书馆与文化互动共生的历史经验，构建具备人民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基本理论、学术范畴、学术话语及研究方法[48]，打造自主的概念、原理及自洽的逻辑体系，形成基于中国历史并吸收人类文明的、辩证的、发展的方法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探索提供经得起检验的新观点、新理论。为充分挖掘自主的学科知识基因，应紧抓新文科建设机遇，重视交叉融合，加强理论创新，坚守人文传统[49]。建议重点在知识发现、组织、服务以及图书馆管理与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方面形成核心知识体系[18]；组织本学科专家开展专题研究，将本学科核心教材纳入“中国系列”教材建设范围，通过立项支持、评价支持以及构建专门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渠道和机制等方式，保障学科知识持续更新和应用。

4.3 面向自信自强的新要求，提升专精的学科核心能力

图书馆的初心和使命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图书馆行业与学科共同体应当具备利用广泛信息资源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知识和能力[14,50]，培育担当使命的核心能力。鉴于此，图书馆学教育的重心应当由职业资格转向专业能力，形成外部扩展与专业内化并重的专业视野[18]，提升面向行业、服务文化发展的核心能力。

面向自信自强的新要求，应当坚持“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回归学科之本，面向行业需求完善教育制度[7]；以教学、实践、科研、服务“四位一体”为抓手，重塑图书馆学教育的领导力。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现象，需要引起行业高度关注。为此，图书馆学教育应当重视发展内涵，提高专业核心课程的教育质量[51]，如完善课程结构，在传统的包括资源建设、分类、编目等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技术”“服务”等相关课程，推动图书馆学与文化、科技、产业有机结合[18]。建议开展图书馆发展风险教育，以应对复杂数字转型社会带来的挑战，增强学科适应时代的能

力。譬如，关注图书馆学弱化的趋势，重视对图书馆精神、价值的培养，加强专业知识体系更新与专业人才培养；以专业化发展破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面临的挑战[40]，从全球尤其是中国图书馆发展的业态中探寻规律，坚定学科自信；培育下一代图书馆领导者，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关注图书馆发展的文化本质问题，聚焦中国问题，培育理论与实践并重、人文与技术并持的核心素养；积极开展行业需求调研，推动数字时代下“文化+数字”培养模式的探索，根植于行业及学科发展的深厚文化底蕴，培育学生数字人文技能；正视学科在人才竞争力、专业认同和职业可持续性上的不足，从改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等方面求解，推动学科增强政策制度建构的能力，以制度规制风险、响应需求，实现图书馆学价值回归。

4.4 面向更宽广的专业领域，增强多元化的学科影响力

图书馆学的文化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具备多重向度的统一体。图书馆发展的场景多元，图书馆学的专业领域也十分宽广。图书馆人要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来发展图书馆的专业领域，拓展图书馆的社会功能[40]。

学科的影响力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应当在自信自强中增强价值，在全面推广中彰显价值，在开放包容中释放价值。为此，建议发展以普通图书馆学为主，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等为补充的学科体系及分支学科，适当拓宽本学科的专业领域和影响力。首先，注重图书馆学发展的群体包容。图书馆学是面向行业、面向社会、面向用户的，要始终以人为本，关注用户多元化需求，增强学科的行业可信度，提升学科的社会美誉度。例如，面向数字图书馆学、医学图书馆学、法律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等特定领域，发展专门图书馆学[18]，为更宽广的学科领域提供理论方案。其次，注重图书馆学发展的场景包容。文化自信自强的场景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现实与虚拟同在。图书馆学以文化赋能社会，以历史预见未来，要积极为行业提供思想，向与文化、信息相关的更广泛领域供给智慧与服务。例如，推动图书馆学与公共文化、数据管理、健康信息等学科协调发展，使学生能够适应不同场景下的服务[18]，满足更普遍的文化需求。最后，还应当重视图书馆学发展的开放包容。加强图书馆事业的中国故事研究，发展面向世界、中国特色的比较图书馆学、图书馆史学和图书馆文化传播理论[8]。提升图书馆学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11]，采取一定的话语叙事逻辑和技巧，向世界呈现中国图书馆学特有的文化与历史基因；以时代为关照融通中外话语表达，赋予中国图书馆学话语体系世界意义。

5 余论

图书馆学具有人文社会学科传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起源于新图书馆运动时期，虽为西式舶来，但始终不可能也不应当与古代图书馆学割裂开来。铭记来路，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为满足文化自信自强赋予的时代使命，本研究提出基于“四个面向”的图书馆学价值再现路径，旨在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方家关注图书馆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重视图书馆学与文化共生所面临的风险。中国特色图书馆学有其特有的“文脉”，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推动学科自强。展望未来，文化自信自强的战略目标同样要求图书馆学发挥专业价值，通过优化学科制度、增进学科知识、提升核心能力、扩大专业影响展现担当。机遇与挑战同在，图书馆界应当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一同在变局中开新局，探索学科与行业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方案。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EB/OL]. [2024-03-26].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16/content_5718819.htm.

[2] 李国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野下的图书馆学[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6): 4-11.

[3] 熊伟, 陶俊. 文化轴驱动图书馆学新使命——2020 年全国公共文化建设与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研讨会述评[J]. 图书馆论坛, 2020, 40(10): 75-81.

[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中期检查报告[EB/OL]. [2023-06-19]. http://www.nopss.gov.cn/n1/2019/1213/c417963-31505551.html.

[5] 肖希明, 石庆功.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4): 4-19.

[6] 程焕文, 潘燕桃, 张靖, 等. 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3): 14-24.

[7] 程焕文. 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1): 16-20.

[8] 柯平.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图书馆学[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2, 4(4): 4-6.

[9] 柯平.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 47(6): 4-17.

[10] 龚蛟腾, 方雯灿. 图书馆学该往何处去?[J]. 图书馆, 2018(3): 15-20, 39.

[11] 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书[J]. 图书情报知识, 2019(5): 32.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图联. 多文化图书馆宣言[EB/OL]. [2023-06-20].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733/1/multicultural_library_manifesto-zh.pdf.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N]. 中国文化报, 2017-11-06(2).

[14] 新华社.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EB/OL]. [2023-06-2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09/c_1124978597.htm.

[15] 闫慧, 韩蕾倩, 吴萌, 等.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 2029 年发展前景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9(6): 2-17,153.

[16] 龚蛟腾，王璐，易凌．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图书馆学发展的机缘、困境与出路[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2，31(6)：3-12.
[17]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公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名单的通知[EB/OL]．[2023-06-20]．http://www.nlc.cn/pcab/rcpy/rcpy_rcpxjd/201412/t20141203_93343.htm.
[18] 陈传夫，朱传宇，彭敏惠，等．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历程、挑战与展望[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4)：10-21.
[19]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2023 年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纪要[J]．图书情报知识，2023，40(3)：6-12.
[20] 龚蛟腾，朱潇娜，易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的成就、隐忧与出路[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2，31(1)：22-32.
[21] 傅文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角下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变革[J]．图书馆，2011(4)：12-13，17.
[22] 肖希明，沈玲．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3)：4-22.
[23] 柯平，袁珍珍，胡娟．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4)：6-18.
[24] 石英．打造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兼具的学科体系[EB/OL]．[2023-06-20]．https://share.gmw.cn/www/xueshu/2022-05/06/content_35713754.htm.
[25] 刘越男．守正创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七秩发展[J]．档案学通讯，2023(3)：13-19.
[2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3-06-20]．http://www.ccipic.org/h-nd-783.html.
[27] 柯平．新图情档——新文科建设中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发展[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1)：15-20.
[28] ALA. Directory of ALA-accredited and candidate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EB/OL]．[2023-06-23]．https://www.ala.org/educationcareers/accreditedprograms/directory.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2022[Z]．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
[30] 陈建龙．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坚守与担当[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1)：11-21.
[31] 田野．中国大陆图情档多层次教育进展及思考：2016-2021 年[J]．图书馆杂志，2022，41(2)：4-23.
[32] ALA. Library Statistics and Figures: Number of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2024-03-26]．https://libguides.ala.org/c.php?g=751692&p=9132142.
[33] Data USA.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EB/OL]．[2024-03-26]．https://datausa.io/profile/cip/library-information-science.
[34] 彭斐章，刘荣．图书馆学创新的文化需求[J]．图书馆论坛，2006(6)：11-15，144.
[35] 孙建军．孙建军：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教育的整体规划与可持续发展[J]．图书情报知识，2011(5)：12-14，33.

[36] 陈建龙，邵燕，刘万国，等.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3，41(1)：28-36.
[37]吴汉华，王波. 2021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6)：42-49.
[38] 程焕文，程诗谣. 新文科建设与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使命与核心价值[J]. 图书馆杂志，2021，40(4)：4-8，27.
[39] 程焕文，刘佳亲. 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问题与方向[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20-24.
[40] 周亚，张久珍. 数字社会与图书馆的专业化发展——第三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暨图书馆学系主任与馆长对话论坛述评[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49(3)：123-131.
[41] 龚蛟腾，朱潇娜. 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理的嬗变与开新[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3)：114-121.
[42] 姜乖俊. 图书馆学：强制阐释与理论原创[J]. 图书馆建设，2020(1)：39-43，54.
[43] 宋圭武.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N]. 光明日报，2019-01-15(2).
[44] 吴丽娟. 建立我国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立法分析[J]. 图书馆杂志，2015，34(2)：74-78，84.
[45] 喻楠清，盛小平，蔡嘉玲. 英国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教育认可制度及启示[J]. 图书馆论坛，2015，35(8)：145-150.
[46]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3-06-2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4316.htm.
[47] 李满花. 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文化选择[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2)：4-8，92.
[48] 顾海良. 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文化自信[EB/OL]. [2023-06-23]. https://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04/jiedu/zhuanjia/202001/t20200108_414673.html.
[49] 马费成，李志元.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6)：4-15.
[50] 张晓林. 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30-35.
[51] 程焕文. 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逆向发展的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67-70.

作者简介：秦顺，男，1995 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发展理论、信息资源与数据管理，Email: qinshun_xtu@163.com。